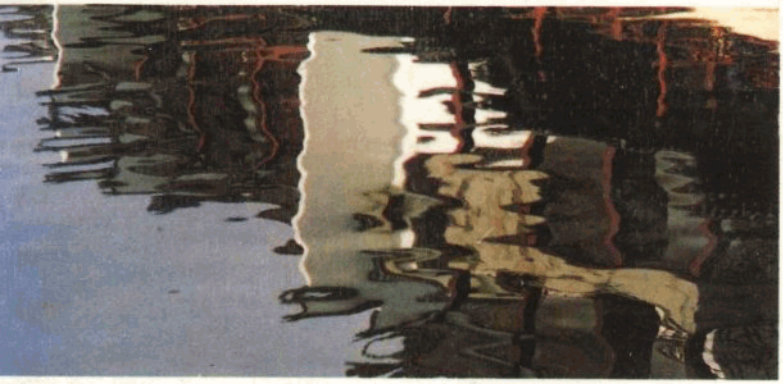

美人庄风情

陈民牛 著

美人庄风情

著　　者：陈民牛
责任编辑：沈　瑞

出版发行：江苏文艺出版社（邮政编码：210009）
经　　销：江苏省新华书店
印 刷 者：江苏淮安市印刷厂

787×1092毫米　1/32　印张7.125
插页 2　字数150千字
1991年6月第1版第一次印刷
印数1—5000册

标准书号：ISBN　7-5399-0264-7/I·253
定　　价：2.90元

（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装错误，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）

故乡风情

代序

陈登科

每当在寂静的夜晚，我思念故人时，便从床头柜里，翻出那本珍藏多年的影集，凑着昏暗的灯光，从那一张张已经发黄的照片里，去寻找那些往昔与我同甘苦，共患难的战友们。但我对故乡那片黄土地的思念呢？却难以排遣，而且，年纪越大，对故乡的渴念，就愈加迫切。恰好，陈民牛的短篇小说集《美人庄风情》给我送来一本故乡今天的影集。它以一幅幅生动真实的画面，向我展示了故乡那片黄土地，在改革开放的今天，呈现出的一派美好的景象。

陈民牛的小说，朴实自然。它的题材虽然只撷取生活中的一些寻常小事。但它的内涵，却深刻地表现了新一代的农民，在新的时代里，所具有的一种新的观念。从而使读者，从中得到一种崭新的启迪，从一个新的角度，来透视新时期农民的观念、意识。如《活财神》中的耿大伯所代表农民对"财神"这个概念的转变；《花开时节》中女婚男嫁的新婚姻观念农村青年玉惠和春明；《带血的吻》对待卫国军人深切爱恋的姑娘芳芳；《美人庄风情》中身残志不残的退伍女军人金花等等。陈民牛就是这样，通过自己的小说，向读

者叙述在那片黄土地上，不仅养育一代新人，而且，还把对祖国未来的理想和希望，同时播种在那肥沃的土地里。

在写家乡翻天覆地变化的同时，陈民牛的笔，同样没忘记家乡的那些好带头人。如《父母官》中的为民鞠躬尽瘁的李仲捷副县长；《母女情》的市委书记雪梅。通过这些领导人形象，来告诉人们，正由于有了这些为民作想，为民作主，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好父母官，才能使那片黄土地，从贫瘠走向富裕。

陈民牛由于长期置身于基层，他对农民有最深刻的了解，从而使他的作品，能在淡淡的几笔中，就刻划出一个活脱脱的人物来。如《小篷船》中的开头一小段："走出'太白居'，多少有点摇摇晃晃的板大叔，赤红着一张脸，站在酒楼门前，'呃——'的一声，打了个响亮的饱嗝，一股老陈绍的酒气，加上茴香豆，油炸花生和烧鳝鱼的味道，立即从他那两撇八字胡下的嘴里喷了出来，弥漫、消散在空气里。"就这样几笔，一个典型的富了后的老农民，对生活的满足和自信，跃然纸上。

在这里，我深深地感谢陈民牛同志，他不仅给我们这些久离故乡的老同志，送上这本故乡的风情画，更感谢他能把我们家乡那片古老的黄土地，美好的今天，展示给广大读者，能让更多的人，了解我的家乡，了解我家乡的人民。

一九九一年四月廿日

于淝上桐荫小筑

目　录

序　言……（ 1 ）
小篷船……（ 1 ）
活财神……（ 13 ）
路……（ 22 ）
月圆……（ 30 ）
追求……（ 34 ）
花开时节……（ 54 ）
美人庄风情……（ 65 ）
父母官……（ 103 ）
斗狗传奇……（ 130 ）
母女情……（ 174 ）
带血的吻……（ 188 ）
后　记……（ 224 ）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

小篷船

走出“太白居”，多少有点摇摇晃晃的板大叔，赤红着一张脸，站在酒楼门前，“呃——”的一声，打了个响亮的饱嗝，一股老陈绍的酒气，加上茴香豆、油炸花生和烧鳝鱼的味道，立即从他那两撇八字胡下的嘴里喷了出来，弥漫、消散在空气里。

“阿爹，你喝得过了头啦！”跟在身后的香富，皱着眉头，紧走了几步，想搀扶一把。

“屁！”板大叔甩脱了儿子伸过来的两只长满老茧的大手，“呃——还不到半斤的老陈绍，能把阿爹灌醉？去去去……”“阿爹，先下船回家吧。”儿子建议着，“改一天再到杨浜……”

“嗯——？”红脸关公似的板大叔，扭过头狠狠地瞪了身旁的儿子一眼，“你当这是给我办事？这是给你娶媳妇。自打你那嫌贫爱富的女人，拍拍屁股扔下娟儿去了，一晃三年。呃！你不嫌夜里困觉脚冷，我还怕我的小孙女受罪呢。三十三四的男子汉大丈夫，哼，找女人还要当爹的操心……”

“你轻一点好不好，阿爹？”五大三粗，个头比大叔还

离了一个脑袋的香富，脸一下羞得成了公鸡冠子的颜色。他悄悄地瞟了瞟黄昏笼罩下大石条铺就的古老狭窄的沿河街道。幸好，行人已经稀少，赶集的人群早就散去。两个肩上扛着渔网的汉子刚走过去，互相谈笑着，似乎并没有留神他父子俩的说话，也没有看见他羞红的脸。在一家店铺门口，还站着个胳膊上挎着小包袱的女人，踌躇着，象是在等着办什么事情。离得远，香富看不清面目；当然，对方也未必看得清他父子俩在干什么。香富放了心。“你还是先回家去吧，天也晚了。”

“晚了？”板大叔捋了捋唇上的八字胡，又打了个饱嗝，“别看阿爹老骨头老筋的，八、九里小路一抬腿就到，比你这上水船慢不了多少。呃——！两千多斤粳稻，一口二百多斤的肥猪，趁热打铁，先给下一半的彩礼。你还当你是个二十岁崽？三十大几的人啦，前妻还扔下个丫头。人家不嫌弃就不容易了，再晚就不行啦！”老人推开儿子，下意识地伸手摸了摸鼓囊囊的左怀——那里装着六百多块现钱。“香富，你先下河把小篷船撑走，到一棵树那造汊港里，停一停，等着阿爹……”

望着板大叔摇摇晃晃远去的身影，香富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，在街上站了一会，便向河边走去。他一边沿着青石条砌成的台阶往下走，一边懊苦地想着心思。

荷花离开自己三年多了，其间，父子俩苦巴巴地挣扎着，也不断地说过几个媳妇。只要一提李家坞，一个穷字就挡住了，何况，自己三十老儿，跟前还有个六岁的闺女娟儿？去年，大队支部书记换上了高级社时候的老耿叔，旱地、水田、鱼塘，全部承包到户，队里还开天辟地建了好几个承包

加工副业的摊子，给外贸加工产品。一年光景，加上风调雨顺的，十几二十年穷出了名的李家坞，一下子成了全县挂头牌、坐第一把交椅的阔大队。香富父子两人，两季稻子加上承包鱼塘的收入，还有集体副业分的红，三千五都出了头。乐得合不拢嘴的板大叔，又给儿子托亲套故地说起了媳妇。这回，一提李家坞，当时就拍了板。女的是杨浜的，是个二十九的黄花大姑娘。香富去看过一次，长相蛮说得过去。女方也到男家来走过一趟。三间青砖瓦顶的大屋，四对大樟木箱子，窗台下的牡丹牌缝纫机，红木茶几上的电视机，使得这位未来的女主人眼睛里闪烁着异彩。但是一看到藏在香富身背后的娟儿，他那本来还洋溢着喜气的脸就立即耷拉下来，弄成了一副怪样子。晚上，娟儿做了个恶梦，吓哭了，害得香富说好说歹地哄了半夜……

下到石条台阶底，踏上搭在岸边的跳板时，香富心里又冒出了那个一直藏在心底里的，经常不断跳出来骚扰自己的心思：

“要是荷花还在该多好……”

踩上船头，小篷船晃了几晃。他一不解缆，二不抽跳板，三不去拿船篙，竟懒洋洋地一屁股坐在了船头上，拿出一包“飞马”，点着了一支香烟。

当年的荷花，比起杨浜的女人秀灵得多。三年多过去了，香富想着，现在恐怕也比杨浜的这个女人好看得多。娟儿的那双大眼睛，那脸上的小酒涡儿，不是跟她一模一样吗？

“要是荷花还在，娟儿是不会做恶梦的……”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，又皱起了眉头。

过了门那头一、二年小夫妻的欢快生活的场景，象电影片子一样在这个中年汉子的脑海里一幕幕地扯过去。“一日夫妻百日恩”这句老话，香富今天才嚼出了是个什么味道。生了娟儿，李家坞越来越走下坡路，板大叔的一家好象也跟着越来越往穷日子里栽，一个工才拿一角七，三百六十五天，米缸里倒有二百天是空的。荷花回了一次娘家，回来就变了样。香富知道娟儿的外婆外公都是势利眼。是婆家挑拨的？也难怪哟，嫁给他香富，回一趟娘家，老婆穿的还是三年前结婚时的旧衣裳，篮里的鸡蛋竟是从邻居家借的。开始是小打小闹，后来是大打大闹，骂板大叔是“老穷鬼”，骂他香富是“小穷鬼”，李家坞是一辈子翻不了身的“穷窝子”。板大叔狠狠地扇了媳妇一个大耳括子，一脚把荷花踹倒在大门外：“滚！娟儿是我们家的，不许带走，你给我滚！”

“唉！”他又叹了口气，顺手把烟蒂扔进了河里，拍拍双手，站了起来，心里还在固执地想着：“李家坞要是早象现在搞包产，我香富一家一年拿三千五、六，荷花哪会走呢？荷花要是不走，娟儿是不会做恶梦的……”

天已经完全黑了，岸上街面的灯光映在河里，鳞光片片，象一条条水蛇在水里摇摆。香富走过跳板，到岸边去解缆绳，抬头见台阶的最高层，有个挎小包袱的女人在悄悄站着。“大概就是刚才站在店铺门口的那个女人吧？”他脑子里闪了一闪，没再去留神，弯下腰解缆。

“香富！”身后有人站在高岸上叫自己。好熟悉的声音。解缆绳的手不动了，腰仍然弯着。

“香富！”脚步声在沿着台阶走下来。挺快速的。下了几步，又站住了，象是等着他的回答。他解开缆绳，直起了

腰。

“香富！”又是一声。他心里“突”地一跳。这回终于听出来了，是离开了李家坞三年多的荷花声音。这声音，不高，悄悄的，包含着一种胆怯，一种懊悔，一种等待和期望。

他扭过半个身子，看见挎着小包袱的荷花，站在石阶的半腰中。他的眼光射过去，荷花的半个脸映着街上灯光，嘴唇翕动了一下，似乎想说点什么，结果没说，反而不自然地低下了自己的头。

听说，离开了李家坞，又找了个婆家。男的挺有本事的，钞票抓得不少……”香富愣怔着想，“天都黑了，她跑到集市上来干些什么？又赶到河边上来……”一股男子的自尊心从胸膛里升起，他二话不说，把解下的缆绳使劲往船头一扔，转过身，跨着大步，迈上了船头架着的跳板。身后，急促的脚步声又响了起来，荷花再次从台阶的半腰中抢到了河边。

“香富，香富……”

做什么？他正要起跳板，看见荷花的一只脚踏在了跳板上。脚上穿的绣着金线花的鞋。这只鞋的鞋面布，还有上面的金线，他是那么熟悉，不正是生娟儿那年，他捞了两天的河虾给她买的吗？后来，他成了搞“资本主义”，还挨了工作队的一顿好批。他记得，她一直没舍得上脚。离开李家坞三年多大概也没穿过几次吧，看着还是那么新。他想抽跳板的手收回来了，直起了腰。

“香富……，你……，我……”荷花讷讷着。

他的胸部在起伏着，站在船上一动也不动地等待着，等待着这个离开了自己三年多的女人往下说些什么。

“我……，我看见你和阿爹进了‘太白居’。”荷花终于找到了话头，“我等着，等着，阿爹红着脸走出来。我……我听见阿爹说的话，要……要上杨浜去给你相亲……”

香富心头一紧，娟儿做恶梦的事又滑过脑子。他瞥了站在河岸上的女人一眼。岸上的灯光反射下，荷花的眼睛里好象滚动着什么晶莹的东西。他咬咬牙，狠狠心说：

“阿爹要给娟儿再找个娘。苦日子过去了，要找个给娟儿做衣做鞋的人……”

又是一阵沉默。

“我要走了，半路上还要接阿爹……”香富再次弯下腰去准备抽跳板。他心里不是滋味。一个已经再嫁，一个准备另娶。往昔尽管有许多值得留恋的回忆，但过去的终究过去了。

“香……香富。”荷花抹了抹眼角，另一只脚也踏上了跳板，语气简直是在乞求，“我……我能搭你的船……船吗？”

“上哪儿去？”

“李家坞……”

“李家坞？”香富怔了一下，很快，脸上呈现出讥笑的表情，“那是个‘穷窝子’！”他看见女人又低下了头，心想，大概连脸也红起来了吧。马上，他又意识到，自己是不是太残忍了。早就分开的人，为什么还要旧话重提，去伤她的那颗心呢？“那，那就上来吧！”

荷花简直是不顾一切地踏过跳板，跑上了这只小篷船。小船在水面上又悠悠地晃了几晃。

跳板抽回来，香富拿起竹篙，往河边一点，小篷船滑向了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

心。悠悠的，悠悠的，船儿在前进。船底下，水声汩汩。竹篙一起一落，灯光闪烁的集市渐渐地落在了身后的远处。

上了船的荷花，没有坐到篷舱里去，抱着那个小布包，依在篷舱口上，呆呆地瞧着香富一起一落地在撑篙。香富也不说话。两人都沉默在无言中。

“香富，”荷花怯怯地开口问道，半低着头，“阿爹这些年好么？”

“没灾没病。”香富一边提着篙，头不回、脸不扭地回答。

“家里的那两间屋子还漏么？”

“去年造了三间新屋！”回答是硬梆梆的。

“那……那口破箱子还在？”

“哼！早进了火膛。春天新做了四个樟木包铜角的……”

“谁给阿爹做衣服……”

“后巷的李家四婶是裁缝。”香富有点不耐烦了，“我……我也买了缝纫机……”

“娟……娟儿好么？”荷花的声音颤抖起来。

“好——！”香富瞥了篷舱口上站着的前妻一眼。他发现荷花眼睛里漾着对女儿思念的光芒，赶紧把脸避开。

“有……有人跟娟儿玩么？”

“她有电视机看。”香富撑了一篙，提起篙不无得意地说，“阿爹给她新买的！”

两人又不说话了。天很黑，不过天幕上闪烁着星星，还有一弯儿新月。星星掉在小河里，让小船一晃动，化成了一片片碎银。

呆了一会，除了船头下的汩汩水声，香富还听见，身后传来了暗暗的、低低的饮泣声。他奇怪地回过头去，看见挎着小包袱的女人，正用手绢捂住半个脸，眉头在起伏，在抽搐。他愣住了，忘了下篙。荷花抑起脸看了香富一眼，流着泪，一头扎进篷舱，索性哭得放出声来。

香富的心乱了，不知该怎么才好，“你……你……你哭什么？”

“我离婚了，呜呜……”荷花又捂住了脸。

“离婚？”

“他……他不是东西，呜呜。说是有钱有钱，呜呜，钱都是哄来的，骗来的，投机搞鬼搞来的。天杀的，呜呜，活该进了法院……”

“……”香富扶着竹篙，心里又想起那句“一日夫妻百日恩”的老话，不由得万般同情起这个同自己过过日子的女人来。可是，他挑选不出该说什么话，叹了口气，举起篙，放进水里去。

“香富。”荷花抬起泪汪汪的苍白面孔，“我……我想娟儿，我……我到李家坞去，能……能让我看看我的娟儿吗？”

一句句发自一个母亲心底的，带着思情柔念的话，弄得撑船的中年汉子心里乱糟糟的，连鼻子也有点发酸。

“我对不起阿爹，我对不起你。”一边轻轻地抽泣着，一边幽幽地说。香富看到，女人脸上的泪痕又满了。“自作孽，自己受。过去，我嫌李家坞穷，嫌你家穷。可……可是富日子，跟那个天杀的过的富日子……呜呜……”

“如今的李家坞，哼，”香富气粗粗地说，“不同了……”

“我对不起我的娟儿，”呜呜，女人继续哭诉着，“她没了亲娘，呜呜。孩子命苦啊，呜呜。天冷了，我想着她还没换上棉衣；天热了，我想着她还没换上单衣。香富，你告诉我，她睡得好吗？她想我吗？她夜里做恶梦哭醒过吗……”

“别说了！”香富大吼了一声。不知道是在生眼前这个女人的气，还是在生杨浜那个女人的气。他的胸膛在起伏着，两只大手颤抖着。

又是好大一会，两人不说话。

“香富。”被吓着了的女人，胆怯地，乞求地说，“我……我想娟儿，能让我看一眼吗？就这一次，香富，我求求你……”

“……”没有回答，只有竹篙拉上来，撑下去的声音。

“香……香富，让我看看娟儿。”荷花急急地解着布包袱，“我……我给娟儿做了一件花衣服。求求你，让我看看孩子，让她妈给她穿上这件衣服……”

香富的眼睛模糊了，一件小小的花衣服在眼前抖动着。他说不出话来，擤了一把鼻涕。

“香—富—！”

远远的，在港汊的一棵树旁，传来了吆喝声。香富赶紧转过神来，扭身在河心中飞快地撑了几篙。篷舱里，窸窸窣窣的，荷花赶紧拭干眼泪，叠好小花衣服，打起布包袱，把身子往篷舱里挪着，躲着。

船在倾晃着，摇荡着。

“怎么这样慢，唔？”这是板大叔嘟囔着在问儿子，“我喊了半天也不见个鬼影子，呃——！”

“阿爹，你喝多了。”

“屁，呃，早知道我再喝它半斤……撑船！哼！杨浜那女人真不个是东西……”

“阿爹，嫌钱少没谈成？”

“钱？呃——”板大叔一屁股坐在了船头的缆绳上，“你阿爹有的是钞票。不是东西，她不要娟儿，她要把娟儿打发走……”

“你答应啦？”竹篙停住了。

“屁，呃——”板大叔出着粗气，“娟儿是我的孙女，打发娟儿，打发上哪去？呃——”

“你没答应？”

“没答应？呃，不答应你去娶谁？”

“阿爹，我不要这个女人！”

“什么什么？呃——”板大叔显然在生气，“三十大几的人，不要这个女人要哪个女人？”

“我要荷花！”

老人“腾”地站了起来，又把船儿摇得一晃：“荷花早嫁了人，呃——，你不知道？”

“她离婚了……”

“她骂你‘小穷鬼’，骂你阿爹‘老穷鬼’，还没听够。呃——我，我，我看你是想女人想疯了……”

“我们不穷了！”

“屁！呃——你，你还没受够她的罪？你，呃——，你敢？”

“她是娟儿亲娘，她疼娟儿。”香富头一次这样大胆地顶撞着自己的阿爹，“那杨浜的女人我不要，我要荷花……”

“你，你你，呃——”板大叔的大巴掌落在了儿子身上，“你给我再想那个眼皮子薄的女人，你给我再想……”

“阿爹，”香富一手扶篙，一手护着挨打的头，“过去我们李家坞穷，荷花是穷怕了。阿爹，你，你还不让别人回心转意……”

船一晃，人一动，风一吹，板大叔踉跄了几步，“哇”地朝河里吐了出去。

“阿爹，阿爹……”香富扶住板大叔，用手轻轻捶着老人的背。

“你，你，哇……”老人瘫坐在船帮边，“你知道荷花回心转意，你，你知道她疼娟儿，你知道她愿意回李家坞？”

香富正要开口。荷花从篷舱里走出来。她手里捧着一大碗清水。

“阿爹，您漱漱口……”

板大叔接过荷花手里的碗，看看对方，又看看儿子；看看儿子，又看看荷花。

“阿爹。我，我对不起您老人家，对不起香富。我，我想娟儿……”说着，荷花低下了头。当她抬起脸来时，面颊上有两颗晶莹的泪珠，映着天上的星光，“让我回去看看娟儿……”

“爹，阿爹。”香富扯过荷花胳膊上的小包袱，打开来，抖出那件小花衣服，“你看，给娟儿做的，荷花给娟儿做的。”

板大叔下意识地伸过手去，摸着这件小花衣服，喃喃地，似乎在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挺结实的，是挺结实的，比街上买来的结实。”停了一下，老人振了振腰身，“好，好，

好，以后都在家里做，家里有新买的缝纫机……以后，不用怕穷了。”

荷花的嘴哆嗦了一下。

“阿爹！”香富高兴地叫了起来，眼睛从板大叔身上移到荷花脸人，闪着异样的光。

“香富，回集市！”板大叔说。

“阿爹？”

“我告诉媒家一声，杨浜那女人，不娶了……”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